

HONGJIXUANAN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终极悬案

◎朱昭宾 / 著



终 极 悬 案

朱昭宾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极悬案/朱昭宾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033-1487-7

I. 终…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5842 号

书 名:终极悬案

作 者:朱昭宾

责任编辑:祁周虹

装帧设计:黄学军 郭业斌

图片提供:东辰影业公司

图片摄影:于建镁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62183683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三河天利华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309 千字

印 张:11.625

插 页:4

印 数:1 - 10100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33 - 1487 - 7/I·1191

定 价:22 元

内 容 提 要

故事从女刑警队长左威上任不到24小时即接手两起凶案说起——当红女内衣模特程萌萌遭人扼颈窒息成植物人，新东海集团副总裁张大鹏涉嫌枪械走私被警方跟踪时遭人神秘谋杀……

就在警方围绕程萌萌腹中胎儿父亲的调查中，一个又一个惊人的秘密浮出水面……

在这部推理小说中，作者更注重的是揭示各类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及心理隐秘。

终极悬念 I

2

责任编辑

祁周虹

责任校对

吴 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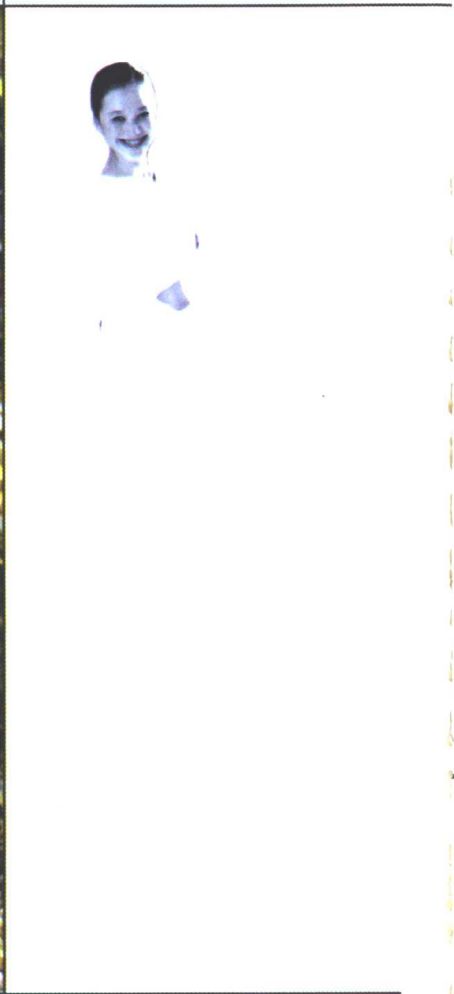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黄学军

郭业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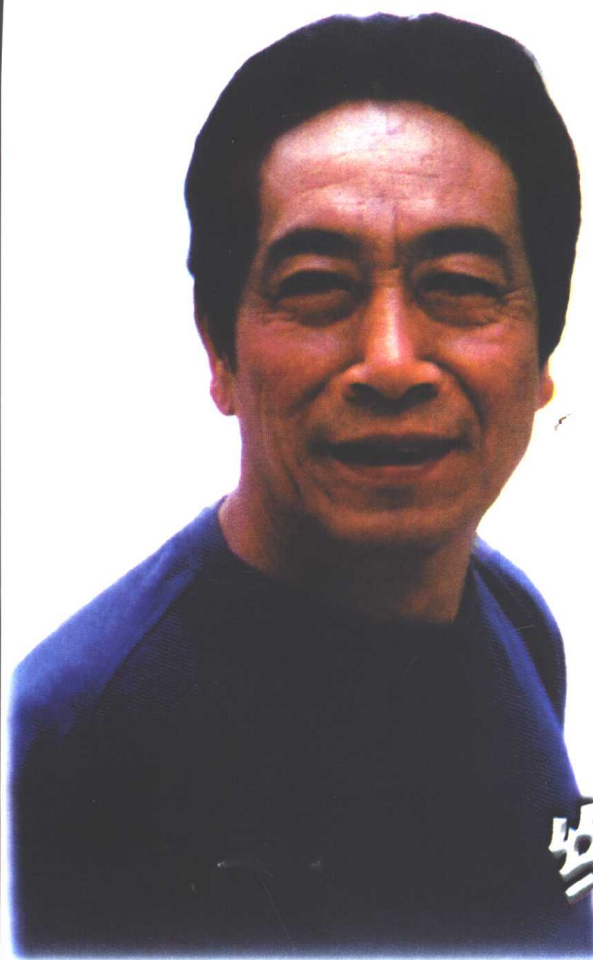
悬案

ZHONGJIXUANAN



王建明 / 王奎荣

飾



中
級
一
案

ZHONGJIXUANAN

“老公安”王奎荣含而不露
的表演将再一次打动观众



2000年4月14日。粤海市。夜。

墨云如磐，大雨如注。天边不时滚过隆隆的雷声。偶尔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给耸立在夜空中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镀上一层银色。

密集的雨点敲击着车窗玻璃。透过满是水渍的车窗玻璃，可见霓虹纷呈的大街上，一辆辆小汽车飞驰而过。沿着街市一路走下去，很多娱乐场所仍不时有人拥红揽绿地出入其间。阵阵乐曲声和喧笑声飘出门外，融入风雨声中。

粤海——这座美丽的不夜城，似乎永远没有黑夜。

粤海市东湖公安分局的院子里，停着几辆引擎已经发动的警车。车顶上警灯在无声中旋转着。驾车的警察全都端坐在驾驶室内。

有顷，一个年约二十八九岁、容貌隽秀、英姿飒爽的女警官率领一群全副武装的刑警奔出灯火通明的办公大楼，登上警车。她叫左威。是东湖公安分局刑警队的队长。

呼啸的警笛声中，警车一辆跟着一辆，鱼贯驶离东湖公安分局的大院，向位于火车站附近的丽晶夜总会驶去。

一辆出租车从街角驶出来，拐向一条林阴大道。坐在出租车里的乘客是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的男人，但由于竖起的风雨衣的领子遮住了他的面孔，我们看不清他的脸。

大雨中，几辆闪着警灯、响着警笛的警车急刹在灯火璀璨的丽晶夜总会的门前。左威率众刑警纷纷跳下车，迅速包围了夜总会。一经理模样的人朝左威迎过来，满脸堆笑地问：“各位这是……”

左威径直往里走去，高声说道：“警察！执行公务！”

刑警们踢开走廊两侧的 KTV 包房，闯了进去。不时能听到女人的惊叫声和刑警的呵叱声。

左威走进一间包房。里面漆黑一团。左威掀亮手电照射，一个衣衫不整的小姐赶紧用手遮脸。一名男子显然酒已经过量，冲上前来将左威的手电打到一边，呵斥：“你他妈的照什么照！”

左威伸手打开电灯：“警察！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这名男子冲过去把电灯关了，嘴里嚷嚷着：“警察算他妈的老几？我公安局里有的是他妈的朋友……”

话音未落，他已被左威重重地击倒在地。左威再度打开电灯，指着躺在地上的那名男子说：“把他带回去醒醒酒！”

在一座名为“琥珀山庄”的别墅区内，坐落着几十栋别具风格气派非凡的建筑物。在靠近其中的一栋外墙壁上布满了攀援植物的别墅前，很不显眼地停着一辆“丰田”牌面包车。这是一辆经过伪装后的监控车。车内装置有先进的监控设备。此刻，几个身着便衣的警察正在全神贯注地工作着。

这时，汽车的门被人从外面拉开了。一个年逾五十、身材瘦小、脸上刻满了皱纹的警察钻进车来。他叫王建明。东湖公安分局原刑警队队长。

青年刑警杨帆回过头来，叫了一声：“老队长！”

王建明问：“有什么动静没有？”

杨帆说：“他在一小时以前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打到香港的，还有一个是本市的，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王建明说：“把他盯紧了。他手里压了那么多货，不会不出手的。”

杨帆说：“这都快一个月了，他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下班，偶尔去洗洗桑拿。没见有什么人跟他联系。老队长，你的线报可靠吗？”

探长大路眼盯着监视器，头也没回地说：“你小子胆子不小，居然

敢怀疑师傅线报的准确性。”

杨帆嘻皮笑脸地说道：“岂敢？你就是借我豹子胆，我也不敢怀疑我师傅呀！”他说着，递了一根香烟给王建明，“老队长，不是说队里晚上有行动吗，您老人家没去言传身教？”

王建明抽了一口烟，低头闷了一会儿，说：“人家可是堂堂的公安大学刑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调她来干刑警队长，就是为了改变我们刑警队的知识结构。”

杨帆一脸不屑地说：“研究生有什么了不起，学的全都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哪像您，我们东湖刑侦队的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粤海刑侦界的福尔摩斯。”

王建明：“去去去，少给老子戴高帽子！”

大路补充道：“再说了，她是郝钢的老婆，她人还没有上任，郝钢就打电话来，拜托大伙多关照。总得给郝钢一点面子！”

杨帆有些诧异地问道：“谁是郝钢，这么牛？”

大路说：“原市局刑侦处的。前年海关成立走私犯罪侦查分局的时候，他调到海关侦查分局去了。去年下半年，为查一个什么案子，听说他有高抬贵手的嫌疑，被海关侦查分局‘挂’了起来。再碰见他，他说他辞职下海了。”

杨帆：“一个出校门没几天的丫头片子，又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居然统领以男人为主的刑警队，绝对是我们这些当男人的耻辱！”

王建明听到这儿，脸颊不易为人察觉地抽动了一下。他刚想说什么，车载电话的铃声响了。

长着一双杏仁眼的蒋小好拿起话筒，听了片刻，转身对王建明说：“老队长，分局值班室打来电话，说就在两分钟前，嫂子给110拨了一个求助电话，小军从昨天下午起就离开医院，到现在还没有回去。”

王建明像没有听见似的坐在那儿一动未动。但大伙儿从他的眼神里却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震动和忧虑！

大路说：“老队长，你快回去看看吧！”

杨帆跟着补了一句：“是！这又是风又是雨的，可千万别出了什么事！”

蒋小好冲杨帆连啐了好几下：“呸，乌鸦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杨帆嘀咕了一句：“我这是急不择词嘛！”他说罢，转对王建明继续劝道，“老队长，你还是回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大嫂这个人吗，不到迫不得已的份上她是不会给 110 打电话的。”

王建明忧心忡忡又有些许犹豫地说：“可这里……”

大路说：“这里有我盯着，绝对误不了事的。杨帆，开车送老队长回去！”

杨帆：“好嘞！师傅，走吧！”

出租车驶进林阴大道尽头的住宅小区“城市花园”后，一直开到 79 栋公寓楼前才停下来。

男乘客走下出租车，四顾之后，伸手揪响了 79 栋公寓楼的电子防盗系统的门铃。

没有回应。他又连揪了几次，还是没有回应。

他再揪门铃。门“咣”的一声开了。声音在沉沉的雨夜里显得格外阴森。

他走进大楼，沿着楼梯一层一层地往上走。“笃笃”的脚步声在漆黑的楼道里到处回响，愈发显得阴森可怖。

他上楼的时候，仿佛听到在他的上面也有人在上楼。但脚步声要小得多。他有些惊疑地停住脚步，什么声音也没有。他再度抬起脚，大楼里又回响起他的脚步声。他仿佛又听到了除了自己之外的脚步声。

当他上至 3 楼转弯处的时候，突然站住了。他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像喝醉了酒似的，手在楼道的墙壁上一面摸索着，一面跌跌撞撞地往楼下走来，嘴里还不时发出“嘿嘿”的笑声。

丽晶夜总会幽暗的包房里，年近四十、身材高大、长相英武的郝钢陪着几个已有几分醉意的男人一边喝着干红，一边唱着流行歌曲。他们每人身边坐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小姐。

突然，门被撞开，几个刑警冲进门来。

屋里人乱作一团。一大个子刑警大吼一声：“都坐在那儿别动！把身份证掏出来！”

除郝钢外，其他人忙不迭地掏出证件递给刑警。

大个子刑警查到郝钢面前：“你的证……郝警……”

郝钢急忙打断他说：“我早就不是什么缉私警官了，我现在是新恒基工贸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大个子刑警把郝钢拉到隔断后面。

郝钢问：“刑警队怎么也管起‘三陪’来了？”

大个子刑警低声说道：“抓通缉犯，有人举报他在这里正搂着小姐唱《纤夫的爱》哩！全队上下一起出动，你太太也来了。你快走！别让她看见你。”

郝钢不以为然地：“看见又怎么样？不就……”他没再说下去，而是将视线越过大个子警察的肩膀投向隔断口，脸不能自抑地变了颜色。

领着几个刑警走进门来的左威神情极度震惊而愤怒地站在那儿，面色苍白。

瞬间的沉寂后，众刑警推搡着小姐们走出门去。大个子刑警领着那几个男人也走了出来。

左威猛地回头向警察喊道：“有身份证的可以走，其他的人全部带回去。”

偌大的包厢里，只剩下左威和郝钢两个人。左威黑眸寂然地久久逼视着郝钢，渐渐地，她眼里有了泪光。她痛苦而怨愤地：“郝钢，你、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

郝钢沉默了一下，说：“我干了什么？！我不就是陪几个客户喝酒唱歌吗？听我说，左威，现在不是过去了。过去我是一名缉私警官，

现在呢，商人一个。在商言商，为了生意上的事情，男人在商场上应酬交际，也是身不由己的事，但那只是逢场作戏。你不要那么大惊小怪的好不好？”

左威抑制不住内心的伤感：“郝钢，你变了！你过去可不是这样的呀！”

郝钢默然。

“城市花园”住宅小区。那个将风雨衣领子竖起、看不清楚面孔的男人登上4楼。揪响了402室的门铃。无人应答。

他抬手用力敲了几下门，喊着：“小云，是我，开门呀！”

依旧无人应答。

他踌躇了一下，试探着推了一下门。门居然被推开了。屋里漆黑一片。

他犹疑片刻，边喊着“小云”，边向屋里走去。当他走进客厅时，就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猛地跪倒在地。随后是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一个身穿粉色绣花睡衣的年轻女人仰卧在客厅的地板上，面色紫红，眼睛空洞而惊恐地大张着，嘴角的一抹鲜血似已凝固，脖子上勒着一根电话线。

粤海市公安局办公大楼。110指挥中心，灯火通明。

一个脸上长满了青春痘的小伙子伸了个懒腰，说：“天公作美，9号台风登陆，连罪犯都不愿意出来了。再有一个小时，兄弟们就可以去围着鸡煲喝老金威了。统统去，我请客！”

一个胖胖的接警员脸上挂着一缕带有讥讽的微笑，摇摇头说：“月黑风高，你可别高兴得太早……”话音未落，报警电话骤然响起来。他立即敛住笑容，“瞧，来了！”他在摁下接听键的同时，又随手掀下录音键，“你好！这里是110报警台，请问有什么事吗？”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急促的声音：“这里死人了，请赶快派人来！”

.....”

接警员：“先生，请你冷静点。把具体位置告诉我们。”

电话中男人的声音：“……东湖区海秀路，城市花园 79 幢 2 单元 402 室。”

未及接警员把话问完，电话里已经传来一片盲音。

雨势渐渐小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警车相继驶入城市花园。

左威跳下汽车，快步奔进公寓大楼。她轻轻推开房门，首先闯入眼帘的是一个男人的背影。他正趴在受害人身旁的地板上，聚精会神地在察看什么。“背影”头也不回地对左威说：“我先到了！”

左威问：“找到什么线索没有？”

王建明翻身站起：“暂时没有。”

左威走近受害人身边，蹲下身体，看了一下问：“叫救护车了吗？”

王建明摇摇头：“气都没有了，现场勘察完后，叫辆车把她直接拉到尸检所去。”

这时，法医直起身来说：“受害人好像还没有完全断气，刚才我看到她胸前有不规则的轻微的起伏。抓紧时间应该能救活……”

王建明闻听此言，不胜惊愕且又有些困窘地瞪大眼睛。

蓦然，王建明朝门外高喊一嗓子：“杨帆！你带一个人将她立即送往急救中心抢救！”

法医道：“她只剩下嗓子眼一口气了，你们还是就近吧！”

左威低声对王建明说道：“你也是老刑警了，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差点把活口葬送了！”

王建明目送杨帆托抱着受害人的身体冲出门去的背影，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地说道：“正因为我只是一个刑警，所以光凭肉眼，我无法判定一个瞳孔散大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的人到底是真死，还是假死。当然，换成你可能会不一样。”

左威神情不免有些尴尬地：“我不是那个意思……”

王建明淡淡一笑：“你是什么意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受害

人还活着!”

这时，一刑警领着凌所长和另一个片警来了。

左威问：“你们有这家房主的资料吗？”

片警说：“这套房子的房主是个香港人，两年前移民去加拿大了。他走以前，将房子委托他的朋友代为出租。半年前，一个贵州来粤海打工的外来妹在这儿租住。”

左威和王建明迅速对视了一眼。左威问：“你知道那个外来妹叫什么名字吗？在哪儿工作？”

片警道：“她叫程萌萌，好像是广告模特。”

王建明问：“你怎么知道她是干广告模特的？”

片警说：“一年前，粤海满大街矗立的都是她做的广告牌，有穿泳衣的，还有穿内衣的，三围可以和叶子楣媲美！”

这时，雨更小了。迷蒙的雨雾里，载着程萌萌的警车一路呼啸地驶入一家民办医院。

杨帆抱着生命已濒临垂危的程萌萌，对着护士大喊：“医生，快救人！”

值班护士推过来一辆担架车，而后回到诊台前开了一张收费单，说：“先去交五千块钱的押金，多退少补。”

杨帆陪着笑脸：“医生，我们出警，身上也就带个四五百块钱。你看能不能先救人，我们随后就把钱送来？”

值班护士毫无通融地说：“这医院是台湾老板投资的，我只是在这儿打工，做不了主！”

说话间，一个戴眼镜的值班医生从楼上走下来，问：“怎么回事？”

值班护士迎上去：“梁医生，这两个警察送来一个急诊伤员，又没带钱……”她边说边指了一下躺在担架车上呈深度昏迷的程萌萌。

梁医生顺着值班护士手指的方向望去，脸色遽变。他迅速检查了一下程萌萌的伤势说：“准备抢救！”

值班护士为难地：“梁医生，她还没交费呢！”

值班医生：“我先救人，你让他们回去取钱！”

杨帆：“医生，我实话对你说吧，我们连她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再说，银行也都关门了，所以一时很难凑齐你们要的数。”

梁医生显然没有料到，他沉吟了一下，对杨帆说：“有钱没钱，我们都是要抢救的。我干了近十年的医生，医德还是有的。”他转头对值班护士，“把病人送到急诊室去。”

片刻，梁医生从急诊室走了出来。

梁医生说：“很抱歉！看来，只能转院了。”

“她的气管已经被勒断了，不能自主呼吸，一口痰就能要她的命。像我们这种小型私立医院，条件简陋。你们还是把她送到离这儿不到两公里的海军一零五医院。我让人准备氧气袋和人工呼吸器……”

几分钟后，警车在海军一零五医院急诊大楼前戛然刹住。医护人员推着担架车从大楼里急促地奔出。护士长齐羚冲在最前面。

杨帆一把抓住值班医生的手，几近恳求地说：“医生，请你们务必把她救活，这对我们破案很关键！”

“我们会尽力的，”值班医生边说，边转向齐羚吩咐道：“快，通知手术室准备抢救。”

程萌萌家的客厅地板上，用白粉画着一个卧地的人形。靠近脸部地方有一摊几近凝固的血迹。

左威蹲在人形前，似在想着什么。其他刑侦人员仍在细细地搜寻物证。在通起居室的阳台上，王建明的视线落在塑钢窗框上端夹着的一根头发。

程萌萌家现场勘察工作已基本结束。左威开始四处察看起来。她走进卧室，一眼看到摆在卧室角落的电脑。电脑主机是关闭的，但显示器的指示灯却是亮的。她小心地打开电脑。除去各类软件外，她在电脑里没有发现个人文件。她尝试着拨号上网，在QQ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信息。

她走向梳妆台。梳妆台上摆着一整套的“CD”系列化妆品，抽屉

里面放有大量现金及首饰。

衣柜里挂满了各种品牌的名贵时装和高档内衣。她用手在衣柜里翻了翻,拎出一只纸袋来。里面是一套款式怪异的男式短装、一包拆了封的圣罗兰牌香烟和几瓶“香奈尔”化妆品。

这时,王建明拎着一只手袋走了进来。

左威拿起“香奈尔”香水嗅了嗅,又抬头闻了闻房间里的空气,说:“这个程萌萌,生活背景好像很复杂……她的身份证明找到没有?”

王建明拎了拎纸袋,说:“找到了。是在冰箱的冷藏柜里。”他边说,边将纸袋递给左威,“目前来看,她的身份证明并不重要,只要她还有一口气,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左威问:“万一救不活呢?”

王建明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只要她还有一口气,相信医生总有办法让她开口的!”

左威接过手袋,将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一只粉红色的钱夹、一只透明的化妆包里装着随身用的化妆品、一串钥匙、一个精美的化妆镜、一把梳子、一包纸巾。

左威打开钱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程萌萌美得惊人的照片。在钱包的小插袋里,左威取出了程萌萌的身份证和暂住证。她看后,对王建明说:“她是叫程萌萌,1979年出生,身份证的地址是贵州省六盘水市顺义大街69号……”话犹未尽,外面楼下隐约地传来一阵喧哗声。

左威和王建明走到窗前,发现雨已经停了。晨曦初露的黎明里站满了围观的人群。一盏摄像用的大灯正照着一位手持话筒的主持人。

王建明收回视线,近乎无奈地说道:“这些记者的鼻子比猫还尖,闻味就来。”

公寓楼前。年近三十、长相清丽秀美的粤海电视台《现场播报》主持人李湄背衬公寓大楼正在作现场报道——